

歷史空間

虎丘詩案

安立志

魯迅先生指出：「大家向來的意見，總以為文字之禍，是起於笑罵了清朝。然而，其實是不盡然的。」（《魯迅全集》第6卷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年，P43）先生分析文禍之因：「有的是幽莽；有的是發瘋；有的是鄉曲迂儒，真的不識諱忌；有的則是草野愚民，實在關心皇家。」（同上，P44）發生在康熙年間的虎丘詩案，似乎這些都不沾邊。

陳鵬年（1663-1723），字滄州，湖南湘潭人。居官期間，為民請命，不畏權勢，重視水利，關心民生，因開罪兩屆總督，兩次被奪職下獄。清大臣張英曾當面讚賞陳鵬年：「吏畏威而不怨，民懷德而不玩，士式教而不欺，廉其末也。」（《清史稿》第33冊，中華書局，1977年，P10093）這給康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。

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，陳鵬年出知蘇州，後署布政使，為巡撫張伯行所推重。兩江總督噶禮與張伯行內耗，陳鵬年受牽連亦為噶禮所忌。一個春日，陳鵬年偶遊虎丘，題二律，其一云：「雪艇松庵閱歲時，廿年蹤跡鳥魚知。春風再拂生公石，落日仍倚短簿祠。雨後萬松全翠色，雲中雙闕半迷離。夕佳亭上憑欄處，紅葉空山繞夢思。」其二云：「塵鞅刪余半晌閒，青鞋布襪也看山。離宮路出雲霄上，法駕春留紫翠間。代謝已憐金氣盡，再來偏笑石頭頑。梅花風後遊人歇，一任鷗盟數往還。」

噶禮得到這首詩，如獲至寶。他以陳鵬年「陰有異志，非徒以文字訕謗而已」為由，「以原稿呈進，而逐句箋其旁。」於是「密疏彈劾」（《棲霞閣野乘·悔逸齋筆乘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897年，P189），向朝廷告密。這封告密信，羅織周納，極盡能事，必欲置陳鵬年於死地。首章之「萬松」，寓「由崧」，即南明弘光帝；「紅葉」指「明裔」，「紅」即「朱」也，「葉」為「裔」也。而在第二首，他誣指「代謝已憐金氣盡」，是陳鵬年詛咒滿清政權國運不長，因清廷入關前國號為「後金」；他誣譏「一任鷗盟數往還」，乃陳鵬年陰通台灣鄭成功之明證，因鄭氏偏居海島，鷗者，海鳥也。於是，將其「摘印下獄，復擬大辟。」（《郎潛紀聞初筆》，中華書局，1984年，P295）

噶禮這次的確打錯了算盤。康熙五十一年十月，玄燁看到這封告密信，並沒有偏聽偏信，袁枚這樣記述玄燁的意見：「朕閱其詩，並無干礙」，「詩人諷詠，各有寄託，豈可有意羅織，以入人罪？」（《隨園詩話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0年，P114）官吏的記錄更詳盡，玄燁先是將陳鵬年詩作交給朝中大臣傳看（「因出其詩畧臣共閱」——《清史稿》第33冊，P10094），並指出：「陳鵬年稍有聲譽，學問亦優。噶禮之欲害之也久矣。」噶禮「曾將陳鵬年虎丘詩二首，奏稱內有悖謬語。朕閱其詩，並無干礙。朕纂輯群書甚多，詩中所用典故，朕皆知之。即末句鷗盟二字，不過託意漁樵。……今與爾等公看，可知朕心之公矣。」（《聖祖仁皇帝實錄》，P665）直接否決了噶禮的處罰決定，並調陳鵬年進京編書。

噶禮的確不是好鳥。康熙五十三年，他竟夥同其侄毒害親母。玄燁對他的處

理是寬大的，「噶禮令自盡，妻亦從之」，家產入官，兩個兒子流放黑龍江（《東華錄》，中華書局，1980年，P364）。其實，玄燁對噶禮早有察覺，康熙五十一年正月，噶禮參劾張伯行，而此人向被皇上認為「操守為天下第一」，玄燁指出：「噶禮操守，朕不能信。若無張伯行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腹削一半矣。」（《東華錄》，P358）玄燁曾感慨道：「噶禮曾奏陳鵬年詩語悖謬，宵人伎倆，大率如此。朕豈受若輩欺耶？」（《清史稿》，P10094）可見，兩套官吏的記載基本一致。

套用一句魯迅的話，我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玄燁，假如玄燁不是因張英讚譽陳鵬年已有先入之見，假如不是噶禮的「宵人伎倆」給皇上留下不良印記，玄燁怎麼可能厭惡滿臣而偏袒漢官，甚至將噶禮的密信公之於眾？莊廷鑑的史案、黃培的詩案、戴名世的書案，之成為文字獄，關鍵都在明清換代、滿漢鼎革、華夷易位。如果這些被視為大逆不道，何以噶禮所謂的「金氣」與「鷗盟」就毫無道理？倘如是，雍正、乾隆年間禍及多人的「清風不識字，何事亂翻書」（徐駿）、「明朝期振翻，一舉去清都」（徐述夔），豈不全都背叛了康熙的臨終囑咐或政治交代？

陳鵬年能文善詩，其書法功底亦稱精湛。「虎丘詩禍」化險為夷，玄燁命他將《虎丘詩》繕清上呈。陳鵬年恭奉聖諭，抄錄成幅，並題跋記敘始末：「此余已丑作《虎丘詩》也。庚寅既解組，於辛卯歲，此詩得呈御覽，幾罹不測。荷蒙我皇上洞雪，於壬辰十月初六日宣示群臣，此二詩遂得流傳中外，誠曠古奇遇也。因囑書為志於此。仰見聖明鑒及幽微，兼志感泣於不朽云。」短短的題跋，出現了「四個年度」，即己丑、庚寅、辛卯、壬辰，這正是這場詩禍從康熙四十八年到五十一年全過程；「三句頌辭」，即「皇上洞雪」、「鑒及幽微」、「曠古奇遇」，一傾感恩戴德、歌功頌德之衷曲。《虎丘詩》軸為一幅書法精品，康熙御覽後置於宮中，多年後下落不明。數百年後為毛澤東秘書田家英收藏。田家英自縊身亡後，其夫人已將其全部收藏捐贈給國家博物館。

讀了這段題跋有什麼感覺？——陳鵬年幸虧遇到一個「曠古奇遇」的好皇帝。如果不是皇上對陳鵬年早有好感，如果不是皇上對噶禮早就厭惡，如果皇上不是玄燁而是弘曆，虎丘詩禍還能逢凶化吉麼？將國家前途、個人命運寄託在一個好皇帝身上，這很容易讓人想到近年網上的「開明專制」與「新權威主義」。好皇帝之靠不住，已為無數歷史教訓所昭示。此時此事的好皇帝，不能保證彼時彼地也是好皇帝，比如弘曆的後期就與前期大不相同；這一代是好皇帝，也無法保證下一代也是好皇帝，開明的孫權不是也有孫皓這樣的後裔麼！「在一個文明有所發展的國度，好的專制政治比壞的專制政治更為有害，因為它更加鬆懈和消磨人民的思想、感情和精力。」（《代議制政府》，密爾著，商務印書館，1982年，P40）此為至理。



陳鵬年石刻像 網絡圖片

書若蟬蛻

葉輝

從哥連臣到夏思義

話說英國人哥連臣中尉1845年登慈雲山，在觀音廟繪製九龍地形圖，從而展示開山填海前的九龍半島地貌，其後由吳佛全放大及標示中文，當中記錄了衙前圍一帶村落，諸如衙前圍、石鼓壩、沙埔、蒲崗、隔坑、竹園、馬頭圍、馬頭涌等等，堪可讓今人對照東九龍的今昔，追認填海前後的滄桑史。

哥連臣中尉（1821年-1902年）隸屬英國皇家工程兵團（Royal Engineers），於1843年坐印度公司的船隻抵港，主要任務是勘察港島及繪製地形圖，皆因英軍於1841年登陸港島佔領角後，根本看不懂中國人所繪地圖，於1843年遣派哥連臣負責繪製港島全圖，他因而繪製了四幅有100英尺等高線的地形圖，1845年登上慈雲山，應是要從九龍半島轉換視點以勘察港島全貌。

港境內如今仍有好一些地方以哥連臣命名，比如歌連臣角（又名黑角頭）、歌連臣山（又名風門山）等等，此外，華富村臨海而建，村內有一條海邊小徑，盡頭乃瀑布灣，亦因哥連臣曾作素描而聞名，那就是嘉慶版《新安縣志》修纂所載「新安八景」之一的「鼈洋飛瀑」，其時來往廣州經商的西方船隻，大多於此歇息取食水；他亦於1845全景素描快活谷山上平房及墓地。

香港海防博物館藏有哥連臣家書，那是1845年11月23日寄出的，信中談及他在香港的生活和工作，並附有一幅家居草圖；早前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師生於港島東區西灣山、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現址範圍內，發現一塊由名為B.O. No.4的界石，此為本港最古老的界石之一，經考證後，證實界石乃哥連臣在1843年底或1844年初所豎立的，標示早已荒棄的西灣軍事用地以北的邊界。

地圖無言，卻暗藏鮮為人知的香港故事，話說一幅約繪於1905年的九龍城及鄰近地區地形圖，圖中已標示了建於1847年九龍寨城（碼頭）伸展出海，毗鄰標示了九龍街；九龍灣東面則標示了牛池灣及牛頭角。

按地形圖的例尺所示，此等東九龍村落相隔最遠不過一公里左右，但此一地區多山，各村往來，陸路大抵不比水路便捷，此所以龍津橋乃交通要津；龍津橋及衙前圍村近年廣受市民關注，於1999年5月寫成的《衙前圍村歷史考察報告》（Nga Chin Wai Village: A Historical Report）無疑大有參考價值。

此份歷史考察報告由夏思義（Patrick H Hase）受顧問公司所委託而撰寫的，夏思義乃英國歷史學家，曾任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長，撰有多篇新史專文，最有名的大概就是《被遺忘的六日戰爭》（The Six-Day War of 1899）。

夏思義指出，九龍如今只留下兩處英國人佔領九龍前的歷史遺蹟，即侯王廟及衙前圍村，而衙前圍村保留了九龍被佔前的真實面貌。據衙前圍村民歷代相傳，此村始祖為吳姓、陳姓及李姓三族，於十三世紀末建村，村中天后廟乃1354年所建。

文藝天地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情畫意

詩畫禪心（二十一）

唐代詩僧靈澈

天台眾峰外，
頂當翠峰外，
崔嵬在半空，
鬼在雲中見。

唐代詩僧靈澈詩
素仲配畫
甲午夏日



靈澈（746-816）是皎然的好朋友，《全唐詩》錄存其詩一卷。靈澈用平白的語言，把天台山在眾峰中的高峻與縹緲描寫出來，喻意以此為高峰，為禪的聖境。雖然最高常常為白雲掩沒，有時看不見，但在崔嵬的雲彩中，仍然屹立於眾空。

啟悟隨筆

對於出家人，我是非常敬佩的，因我做不到。出家人要嚴格遵守法規戒律，要求自己很高；既要精進，也要刻苦。胸襟要廣，視野要闊，為宗教為理想作出一生的犧牲。慈悲為懷，普度眾生，與人方便，你做不到嗎？雖然做不到，但修行就要把心胸擴闊，視野放遠。

亦有可聞

任美康

陳郎的「雙城」

廣東的東北與正南，有一小一大兩座城。小城喚興寧，默默無聞，但設縣已有一千六百餘載；大城市叫珠海，赫赫有名，然建市僅僅三十六年。興寧童叟趣濃，珠海謀生苦，陳郎陳彥儒，雙城繪一書。

四五年前，我見過利落、俊朗的陳郎。賞心悅目之際，對其來歷頓生好奇。之後聽人閒聊，方知陳郎非同凡夫俗子，手頭擁有卷宗浩繁的家譜。回溯歲月，可捫至元朝天曆年間，紙頁中記錄着陳郎九十四世祖，如何官居太守，如何悄然退隱。稍近些的晚清，其高祖父陳獻君，本乃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，卻血氣方剛，追隨康有為、梁啟超上書朝廷，鬧過革命。也就是說，無職無權的陳郎，不獨為古代「高幹」後裔，亦是近代志士仁人的子孫。所以，他既不故作矜持，也不刻意隨和的直樸與禮數，自有淵源，並非憑空附體，多半承襲遺傳基因。

言其興寧童叟趣，是指蘊含陳郎孩提歲月，老屋內外不知憂愁為何物的嬉耍。言其珠海謀生苦，是指囊括陳郎參工初期，機械製造流水線上的困頓。同他相識那年，陳郎顯然已幸獲「知遇」，調換了差事。我與他素昧平生，年長足足一輩，竟難一見難忘。此後斷斷續續，讀過他若干文章，感覺自出機杼，如同形形色色的路人，其體現內心的面相，張張都會有冷

熱、軟硬、雅俗之別。陳郎為文開口小，掘進深，深諳散文體裁的真諦，遂具有堅韌的「本體」意識。「我」是他文中榮辱相伴的主角，「雙城」是他休戚與共的載體。世事也罷，人生也罷，愉悅也罷，疼痛也罷，陳郎皆有自家的聲韻，而絲毫覓不見由他處抄來、仿來的痕跡。於是我們發現，從童年、少年的興寧淳樸古城，到青年、壯年的珠海現代都市，所有的人與事，所有的情與思，無論從頭道來，還是逆行倒敘；無論背景單純，還是時空交錯……穿針引線，互為參照，始終成為陳郎書寫的不二法門。

陳郎的日常工作是「跑新聞」。這份苛求節操的職業，第一要義在於真實。於是連帶地約束他的文學寫作，恪守言之有物。無病而呻吟的毛病，是優渥或無聊的生存狀態滋養出來的，同終日警醒着忙碌着的新聞工作者陳郎無緣。

尋常的詩、文、書、畫，與貨真價實的錦心繡口皮肉分離，即或浪得虛名，雕蟲小技的質地不會改變。陳郎對雙城的描繪，技法高妙與否，看客的法眼裡，有尺又有秤。單從歸真返璞的文字，觸摸到陳郎滿腹誠懇的心思，已堪屬時下稀罕。我相信，進得陳郎兩座城，穿街過巷，一路閱讀下來，大致不會辜負你花費的光陰。

生活點滴

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

寧夏北長灘筏子客老黃

寧夏中衛有個南長灘，有個北長灘，分別在黃河的南北兩岸，沿黃河呈東北—西南走向，相距二三十公里。這兩個村子因古老偏僻而出名，被認為「中國歷史文化名村」。

我原本是陪一位畫家朋友來北長灘寫生的，順帶帶孩子來玩玩。因為移民和外出打工的原因，村子裡基本只剩下幾十個老人，年輕的婦女和孩子都不多見。夜晚寂寞，村子裡也沒有賣煙酒食品的商店。一方面是為買香煙，更為了一探究竟，我來到了一個黃姓老人的家裡，索要了幾包香煙，順邀他到我們借宿的村民家。喝着酒，這個放羊老人打開了話匣子。

南北長灘的村民祖輩都是因為避禍避戰亂而逃到這裡的，至今已幾百年，大部分來自山西大槐樹，和我在長灘探訪的一樣。聽說我是「攝影記者」，他告訴我：過了黃河，經過一段石砌長城，到了對面山頂，能看到村子的全貌。我問：怎麼過河？他說：坐筏子。於是約定時間談好價錢，第二天一早出發。

老黃一大早來接我，我們一路談笑走到黃河邊。划羊皮筏子沒什麼稀奇，乘坐羊皮筏子也沒什麼稀奇，可是這個汽車輪胎製作的皮筏子你肯定沒有見過！不到10分鐘，老黃就用嘴吹起來4個汽車輪胎！之後，他扛起筏子搬到水邊放倒，扶着顛頭巍巍的我坐了上去。我們順流而下，老黃用木槳左右來回划動，為在湍急的黃河裡不至偏離對岸，費了不少力氣。河對岸褶皺的山形忽左忽右、忽前忽後，我還一頭霧水，就到了對岸，被他攙扶著下了筏子。他不但是筏子客，也是我的導遊，還幫我背着幾十斤重的攝影器材陪爬

上山頂，就為拍一張從山頂俯瞰北長灘全村的照片。

老黃肩扛着百十斤重的皮筏子，沿河岸迎着寒風逆行而上，一路爬升幾公里，在崎嶇蜿蜒的山路上走，沾了水的筏子會比下水前更重。我們在路歇息了兩回，各自抽支煙，我心裏試試看能不能扛起筏子，又怕扛不起丟人，於是作罷。我們進了村，老黃扛着筏子像個得勝的將軍，昂首相胸地走在前面，我卻如一個鬥敗的公雞，村裡土牆根下曬太陽的老頭老太太們看着我們，我臉上火辣辣的。到老黃家放下筏子，接着抽煙，老黃說我給他增加了收入。

老黃扛百十斤重的筏子。 作者提供



豆棚閒話

蒲繼剛

孩子問：誰負責回收舊電池？

前些年，在兒子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，老師在學校經常給他們講環境保護的知識和道理。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利國利民，並且惠及子孫後代。那一學期，老師又專門給他們講廢電池的危害。老師說：一節廢電池的體積和重量在生活垃圾中是微不足道的，但如果亂扔，它的害處就非常巨大，因為電池中含有汞、鎘、鉛等重金屬物質。汞有強烈的毒性；鉛能造成人的神經紊亂、腎炎；鎘會造成人的腎損傷、骨質疏鬆、軟骨症及骨折。如果把廢電池混入生活垃圾中一起填埋，久而久之，滲出的重金屬就會污染地下水和土壤。

老師又說：「一粒鈕扣電池就可以污染60萬升水，相當於一個人一生的飲水量。一節電池爛在地裡，能夠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價值。對自然環境威脅最大的5種物質中，電池裡就包含了3種。這些有毒物質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人體內，長期積蓄難以排除，就會損害人的神經系統、造血功能和骨骼，甚至可以致癌。」老師還說：「在我們國家，電池的使用非常廣泛，照明、移動電話、照相機、計算器等等，全國電池年消耗量為30億隻。這麼龐大的用量，對國家的環境狀況造成了非常大的壓力。」

童心是純真而可愛的，知道這些知識後，兒子便與一些同學開始非常小心地收集廢電池。兒子並一再告誡

我：「用過的廢舊電池一定要放好，不能亂扔。」但兒子收集了一些廢舊電池後，卻不知道該交給誰，同學也不知道，問老師，老師也不知道。該由誰來管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關於廢電池對環境的污染，十幾年前就在說，許多人都呼喚。但十幾年過去了，到現在這個問題卻一點沒有得到解決。

這麼嚴肅、嚴峻而又迫在眉睫的環境保護問題，誰在管？是由國家環境保護部、國家衛計委、稅務總局，還是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管？誰也不知道！交了稅的中國人不知道，世界上行政機構最多，公務員數量最龐大的機構也不知道。誰似乎都在管，誰似乎都不管。我們的制度和機構，我們的法律和法規，在管理一個小小的廢電池，所表現出的不作為，真是世界少有。

其實，做好這件事很簡單，只要按經濟規律辦事，比如一節電池賣兩元錢，國家強制拿出五角錢來回收。回收處理單位除了賺錢外，國家再補貼一些。相信如果這樣做，廢舊電池的回收問題將會馬上迎刃而解。可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，這麼多年，卻無人來解決。我們的某些機構，某些官員是否有末世心態？就像那位法國國王說的那樣：「我死後管他世界洪水滔天。」

當兒子那天真無邪的眼睛望着我，問道：「誰在管環境？誰可以讓我們環境不受污染？到底誰負責回收舊電池？」我無法回答，我真的無言以對！